

首届秦皇岛港艺术周



优秀文艺选

秦港首届艺术周

优秀征文选

中共秦皇岛港务局委员会宣传部
交通部秦皇岛港务局宣传处

前 面 的 话

这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华诞的一份礼物，是秦港首届艺术周的艺术结晶。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为隆重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我局举办了“秦港国庆艺术周”，通过举办这项活动，增强了全局职工爱党、爱国、爱港意识，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振奋了昂扬向上的精神，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

征文活动只是艺术周活动的其中一项。这次征文活动的特点是主题明确，题材广泛，参加的人数多。“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同唱一首歌/这支歌/千秋万代永不落。”贯穿了征文的主题。职工们用笔，用心抒发了对党，对祖国，对港口的真挚情感。

通过此次征文，推动了我局文学创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学爱好者的写作水平，拓宽了创作题材，涌现出一批文学新人，值得欣贺。

这次征文，我们共征集了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特写和戏剧小品等302篇不同体裁的作品，经过评委们认真、负责的评审，《祖国，我对你说》等49篇作品获优秀征文奖。

当然，学有高低雅俗，起点不一，学识各异，风格不同，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

由于篇幅版面有限，在这里，我们只将部分优秀作品结集成书，希望作者见谅。

秦港首届艺术周获奖优秀征文

诗歌

祖国，我对你说	建 港	刘广海
在母亲诞辰留影	一公司	杨吉生
脚步	医 院	王兴安
北方有一座城市	二公司	海 丹
啊，我的祖国	医 院	李淑玲
我是秦港工人	机 关	李德高
祖国，假如你是一棵银杏	二公司	杨晓光
十一有感	教育中心	王魁岩
母亲	五公司	刘晓刚
游老岭	物资处	张 颖
朝着共同理想向前	机 关	李中元
托儿所的午睡	行政处	常茹珍
共和国畅想	铁 运	陈雨顺

散文

那是秦港不灭的灯火	三公司	陈宝安
欢迎你到煤三期来	六公司	侯胜宽
父亲的希望	四公司	张爱民
我心中的水	二公司	张浩然
秦港，我心中的乐章	三公司	杨红光
港湾寄情	四公司	肖宝义
陈奶	防 污	鲁 静
秦港浩气	公 安	王小川
海港日出	医 院	刘之信
别了，煤厂的锅伙房	建 筑	张风雷
太平湾的早晨	修 建	孙忠华
挂勾员的心	铁 运	郑玉刚
莫负好春光	三公司	阎克勤
几度春秋情更真	建 港	王建洲

微笑
雕塑前的遐思
父愿
老张师傅
十月片思
码头月夜
往事与现实
泰山啊泰山
不知名的小岛

报告文学

海港恋歌
魂系港湾
答卷

小说

夜班在除夕
月儿弯弯
黄昏的雨
出路
头三脚难踢

特写

渤海湾的一颗明珠
煤三期码头巡礼
煤三期卫士茅京武

中篇小说

小雨啊小雨

戏剧小品

照像

二公司
机 关
铁 运
二公司
建 港
机 关
建 港
机 厂
铁 运

杜学英
张允善
高元明
彭 溪
张金国
王 晖
周建平
张 英
张晓东

二公司
三公司
铁 运

杜建华
乔忠礼
常 生

铁 运
铁 运
铁 运
物 资

李 平
刘毅深
冯晓东
张树岭
海 林

机 关
建 港
六公司

张利民
彭先根
刘美君

公安局

张志勇

物资处

刘兴国

艺术周征文评委

朱 江 陈青云 刘 斌 于佳奇 侯幼农 王永库

目 录

散文

1. 那是秦港不灭的灯火.....陈宝安
3. 微笑.....杜学英
4. 别了,煤厂的锅伙房.....张风雷
5. 往事与现实.....周建平
6. 父亲的希望.....张爱民
7. 太平湾的早晨.....孙忠华
10. 海港日出.....函 之
10. 挂勾员的心.....郑玉刚
11. 泰山啊泰山.....张 英
11. 码头月夜.....王 晖
12. 秦港浩气.....王晓川
13. 我心中的水.....张浩然
19. 十月片思.....张金国
31. 老张师傅.....彭 溪
32. 不知名的小岛.....小 溪
33. 港湾寄情.....肖宝义
34. 父亲的愿望.....高元明
35. 秦皇岛港,我心中美妙的乐章.....杨红光
36. 朝着共同理想,向前.....李中元

诗歌

17. 祖国,我对你说.....广 海
18. 祖国,假如你是一棵银杏.....杨晓光

18. 啊, 我的祖国.....	李淑玲
19. 共和国畅想.....	陈雨顺
17. 游老岭.....	张 颖
20. 我是秦港工人.....	李德高
21. 北方, 有一座城市.....	海 丹
21. 海港女工 (外一首)	常茹珍

特写

8. 渤海湾的一颗明珠.....	张利民
8. 煤三期码头巡礼.....	彭先根

报告文学

22. 海港恋歌.....	杜建华
24. 魂系港湾.....	乔忠礼
27. 答卷.....	常 生

小说

14. 头三脚难踢.....	海 林
15. 出路.....	张树岭
16. 黄昏的雨.....	小 溪
29. 月儿弯弯.....	刘毅深
30. 夜班在除夕.....	李 平

戏剧文学

37. 照像.....	刘新国
-------------	-----

中篇小说

39. 小雨啊小雨.....	张志勇
----------------	-----

主编 谷秀英

编辑 常伯林 朱江 张智英 王永库

美编 吴建中



野云

与外地友人登临鸽子窝观海亭，友人惊叹这里的奇观绝景，说：没想到秦皇岛有这般令人拍案叫绝的景色。我沐浴着亭里八面来风，不无得意地指着亭下的一块诗碑说，这里正是当年毛主席吟作《浪淘沙·北戴河》的地方。友人更加惊慕不已，连说难怪那首词有那样大的气魄。此刻虽是八月暑热天气，站在亭中却有秋风佛面的感受，真堪与老岭山中“开窗渡野云，敞怀肚皮凉”的消魂之情媲美。

这里山下海滩素以苍莽辽阔著称。站在亭上东望，你心中顿时开朗，眼前有如展现无垠的草原，绿茵上象奔腾着千万匹驰骋的群马；浅处海滩无声般推涌的浪潮宛如奔走的羊群——卷起千堆云——在那盛夏的暑气中，那云的印象涌入心中，周身便也充满凉意了。倘若天气晴朗的日子，站在亭上北望，燕山群峰的山巅上宛如龙腾的长城古磔依稀可辨，使你联想到明清古战场的烽烟。亦由于这里自古是中原与塞北的军事廊道，心念着汉代的边塞诗歌，脑海里便又响起汉军出征匈奴的马蹄声碎，胡笳悲咽了。想到此处，你若倏然悟到脚下的高亭与金山嘴出土的秦王行宫，想到曹孟德东临碣石的诗篇：“东临碣石，以观苍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便有念不尽的思古幽情了。

忽然友人惊奇地指着铺在脚下的广袤的

海面说：从高处看，海原来也并不是一种颜色，多象七彩的色块组合呀。果然，从高处鸟瞰，翻腾的海浪不过是海的流苏，海的腹地其实平静极了，象是谁给大地铺上了碧绿的海毯，海毯上当然并没有七彩的颜色，然而一片片一团的浅蓝、淡黄、深绿的色块又把海毯分成不同的色调和层次，镶嵌在整体蔚蓝的底色上。又象一片片浮云，浮荡在碧蓝的天空。就在极目的海天之际，便是依稀可见的秦港的码头了，门吊的如林的长臂，巨轮的鳞次栉比，遥望竟如现代童话中的境地。

朋友自远方来，与海水嬉戏生出童心的欢乐。及至登了观海亭，便又深沉得象个哲人。他感慨地说：“看来从单一的角度观海难免片面性，若对大海有真实的认识，还得站在高处啊。”我说，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观感，这原本很自然。我忽发奇想，说，你有夜航观湖的经历吗？那时候不知你又做何感念。朋友催促我说说海上夜航的经历，于是我向他讲述了夜海的波澜。

大凡知识是文化，其实阅历也是一种文化，否则看风看景便很肤浅。事情也极善通，又极偶然，不过是我得天独厚沾了秦港工人的光，竟得以登临“福平号”拖轮，一睹海上夜航的风采，于是我说：

人往往容易自大，特别是生活在小圈子里。一辈子不登山顶的人，必定目光短浅。及至到了海上，特别是夜的海，你会强烈地感到一种孤独，一种悲壮，一种空旷感。只有这时，你仿佛失了扶助，失了依傍，你才能正确地审视自己。

天上只有一轮明月，这还是幸运。当然还有星空，星星月亮对你都很冷淡，也很遥远。你独自站在船舷，墨似的海水迎面朝你扑来，象要毫不留情地吞噬你，你坚挺着不退半步，其实你内心也很虚弱。这时船卷着白云早已驰出十海涯，象一头困兽在黑暗中挣扎。海岸抛弃了你，起码此刻你有这种感觉，幸好机械的轰鸣还使你感到你依然生活在人间。虽然是隔靴搔痒，但毕竟有如落海的人摸着一条绳索。于是你心里虽然跳着恐怖脸色却依然平静，那颗长在肩上的头还是昂挺着，面对着夜海。

假如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听到夜海的倾诉，此时海拥有你，而不是你拥有海，这时你才深切感到海的真实，宛若你的头枕着爱人那般真实。可海却不象爱人那么温柔。它倒更象一个情人，它吸引你，它躁动不安，它会向你发脾气，你都得忍受，在这种忍受中你才更强烈地感受它，感受它的美，感受它的骚情，这才够味。历来大奇大美的领略都需要付出代价。我忽然想到徐霞客。我便在心底笑了，把头又昂起来。

我忽然执拗地认为整个人类其实生活在海中，人类也许真是从水中爬出来，人类其实生活在一座座孤岛上，岛上的人多了，密了，便藐视海——不知天高地厚。海与天其实连在一起，假若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你便感到天地一片混沌，假如头上没有星光，说不定船会行到天上，起码你有这种感觉。天地变得狭小，海天又象揉成了的漆黑的面团，一忽儿遮月的云散了，月亮洒下的碎银浮在浪谷中这才把海天分开，天地这才开了茅塞。

这时海中没有浪，浪在这里太是小儿科了，在这里你觉得平时在岸边看到浪大惊小叫的稚嫩。夜的海中只有涌动，那涌远比浪深沉的多，它好象不屑翻出水沫来，因而并没有雪白的炫耀。它只有宏大气势，排山倒海的气势。若大的拖船在涌中沉闷地低沉地吼着，但却象少女在人群中那般羞涩，分明没了半点骄傲。涌是不安分不停歇的，仿佛它没了浮动便没了生命，它鼓动起来象无数错位的山峦游动，沉下去又如地陷山崩沉入谷底。只是表面象鲸鱼背脊似地光滑。冲着暗夜望去，眼前便铺开若大的黑绸抑或缎面似的黑色的温柔。

这时你抑制不住心中生出一丝恐怖，仿佛宇宙中此刻只剩下了你，既然只有你一个你知道呼喊也没有用，于是便默不作声。幸好天空玩完了彩云追月的游戏月亮又铺下光辉，你虽然感到冷清但毕竟有如水的月光作伴，于是你虽然还感到悲凉但到底有了情侣，这样你的思想才又开始活跃——“海上明月共潮生”——别管它是谁的诗句，感受到了就是幸福。

这番海上之游讲到这里连我的朋友都烦了，我只好打住。他说你扯了这么多似乎离题万里。我说管不了这么多，我只要真实的感受，我看他还不耐烦于是又说我在夜的海中我感到孤独。为了满足他我终于说出我最终在夜海上我到底思念温暖需要人间灯火。

他又问我后来在海上看到了什么，我说除了海除了星空月色最后终于在海上看到了秦港之夜那一片灯火，象海市蜃楼似的那一片不灭的灯火。

那片灯火多象天上的银河，只是银河不散两边也没有牛郎织女。你这样自做多情地站在多个的角度观察过海观察过我们的秦港么？

我忽然痛惜我自己也痛惜别人的局限。
我多么想从天上再看看你。

微笑

杜学英

告别了寒窗生活，我回到工作岗位。

两年的光阴，从外表看，公司面貌并无多大改变：码头机械依旧昂首挺立，繁忙，花坛、草毯、缘树，依然静静无语，错落有致，我渐渐有些失望，难道时间的流逝就没给这里留下任何痕迹？

马上这种疑虑被打消，因为我看到了微笑。一张张充满活力的面容，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毕业了？”“回来了？”“短短的问候象温泉的流水滋润了我的心怀。工作，在微笑中开始，生活，在微笑中进行；学习，在微笑中继续。在这微笑中，我平静，我舒畅，我欢乐，我心醉。我希望它长在，希望它永恒。

我脑子里闪现出无数面孔，那笑脸就象怒放的花朵一样。那是几年前，我正在人事部门工作，那些陌生人的笑使我感觉到我的重要，带笑的话语使我飘飘然。我觉得世界是这样明亮，中国的语言是如此丰富的可爱。但是，当我离开了那个位置，熟悉的人仿佛不再会笑，世界就在这无形之中黯然无光。我开始怀疑人们的笑：有多少真，多少假，是奉承的笑，虚伪的笑，讽刺的笑，还是幸灾乐祸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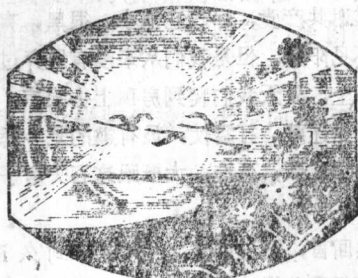
人贵有真情，人贵有友爱，人们只有具备了这二者，才具有真正的笑，坦诚的笑，发

自内心的笑，沟通心灵的笑。 · 文婧 ·

面对这微笑，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友爱的集体之中，身心又增添了许多力量。从这微笑中，我看到了人们的真诚与友爱，看到了祖国的美好，祖国不就是在这甜甜的微笑中前进的么？面对这微笑，我真想发自内心地说：“我爱你们，我的朋友，我爱你，我的祖国”。

上接9页

皮带机的高速旋转，眨眼间不见了。好不得意，好不威风，好不气派！我眼前突然闪现出过去黑得象锅底的工人们光看脊梁，挥汗如雨，在那里撅着屁股，用铁锹，用棍棒卸煤的苦不堪言的场面，感慨万千：解放不过四十年，秦皇岛港就从深谷中走向了太空，这速度，这变化，是用任何形容词表达都不能切意的。我极力想在脑海里描绘一下二〇〇〇年的秦皇岛港，无奈才识浅薄，力不从心，形不成理想的轮廓。但我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个时候，秦皇岛港一定跻身于世界大港之列，一定在共和国四化建设中做出越来越巨大的贡献。



别了煤厂的“锅伙”房

张风雷

中秋前夕，我漫步去煤场澡堂沐浴更衣，抬眼遥望，那里却成了一片旷场，哪里还有什么澡堂！轰鸣的装载机把小山般的瓦砾举起，装进川流不息的自卸翻斗汽车，围观的人们喜形于色，手舞足蹈，问我这个“老建筑”何时方能竣工，何时才能搬回，何时才能再洗上澡？我心头一热，解释说，快了，四十年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一年半载！人们得到满意的答复高兴而返，而我却痴立不动，两眼直勾勾地在找寻什么，鳞次栉比的五层大楼挡住了我西视的目光，只有北面依稀可见煤场原来的老房，它显得那样的矮小、单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的心倏地升起一股失落感，啊，这就是我曾度过半生的老地么，这就是当年住过六千名抬煤工人的“锅伙”房吗？

听父亲讲，老开滦住宅分一、二、三、四等房子，可是，从13岁就当童工捡煤石的父亲却与之无缘，一直住在煤场里，起先是双层甲板式的旧工棚，后来就是“大房子”通铺，每间住四、五十个伙计，一百二十栋足住了六千名单身装卸工，他们每天在又脏又臭的恶劣环境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人们把这片房子叫做“锅伙房”。

新中国成立后，“锅伙”大房子改成若干小单间，就成了今天的样子。装卸工有了妻儿有了房，从心里感谢共产党，尽管它很小，很黑，有的还是倒座，不见阳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嫌弃过它，把它当成乐土。夏天我们爬到房顶上去乘凉，冬天小哥儿几个抓迷藏、打雪仗，最有趣的是斗蟋蟀，煤场的蟋蟀牙忒硬，死拧，大概跟这石头房子有关……

蓦然回首，已进而立之年，又来到久违的老房，它已经不象样子。昔日的葡萄架处已经成了柴禾棚，满院已经下不去脚，各家都是如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盖新房，自家压个下房，老头老

太太过那么“可怜件”，非让媳妇、儿子住上房，自己屈居第二。因此，左邻右舍分片割居，造成针插水泼不进，连排子车也进不得二门。这么大的负荷老房如何担得？它在哭泣，在流血。她的皱纹已经四分五裂，骨胳快成了齑粉，臭水沟包围着它，墙皮一片一片脱落。我不由暗中祈祷：庇护我家两代的老房，请再庇护一下第三代吧！柴禾棚盖顶解决我的大事，当老二、老三又办事怎么办？结果，老二结婚屋中间挂布帘，晚上挂，白天摘，稍有声响依稀可闻。难啊！老三届的大男大女，搞对象容易，住房子难啊！一辈子老实巴脚的父亲，1939年入港老工人的大手攥出了汗。他竟拿起锤子要去凿一间小库房的门锁。为孩子抢占一间，我们死活给拉住了：“咱们家都是党团员，违纪的事怎能干？手锤当啷一声落在地上，父亲落泪了……

老房看见了希望，敬爱的周总理发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号召，我港由八大港口一跃成为第三位，配套设施的河东一、二、三号住宅拔地而起。欠账太多，杯水车薪。但她毕竟给人们带来信息：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房愈发看到光明：四号住宅、五号住宅、六号、七号、八号住宅，东山小区、青松小区、果园小区，我局每年以一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速度在铺开住宅面积，八十年代中期，哥几个陆续都住进楼房去了。只剩下二老，他们舍不得这片故土。

今年父亲终于搬迁走了，二老住进了住宅的一楼，并且养起了盆栽葡萄。昔日的老工友们在楼前花坛旁说笑，怡然自乐，孙儿们绕膝玩耍。这一代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锅伙”了，难道不应该给他们留下点记忆？

别了！五十四岁的“锅伙”房！

往事与现实

●周建平

或者你真不该痴迷于那个昨日的梦境，当你有一天独自走在秦皇岛煤三期工程宽阔整齐的场区或是那千米引堤，伴着马达的响声，看高低起伏的皮带机将那滚滚的乌金源源不断地通过装船机装入万吨巨轮的船舱时，沐浴着初秋的夕阳，就一如正在升腾的浓雾，弥漫了你如烟的视野。

当秋季到来，连最后的暑热也即将起锚，而你终于看见，此刻你置身的这片土地上，排列有序的建筑设施和各种机械设备，遮盖了前些年的荒滩、野地，机器的轰鸣声驱走了往日的沉寂。此刻，你或者思念往事，或者并想起那一段空旷和荒芜。

五年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这里杂草丛生，偶尔也有几束小花，几片水塘里的芦苇到是十分茂盛，夏的绿，秋的飞絮，依旧锁在我的记忆中；站在海滩，遥望大海，水天相连，几点帆影；静听涛声宛如雄壮的交响乐，偶尔传来几声水鸟的鸣叫，荒凉和沉寂便爬上了心头。

突然有一天，各路筑港大军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三通一平”改变了这片土地原有的秩序。打桩、抛石、建房屋、装设备。年吞吐三千万吨煤炭、三个五到十万吨级深水泊位；由翻车机、堆、取料机、皮带机、装船机等十大单机组成；整个系统由计算机管

理的现代化码头在这里诞生。这片土地仿佛突然间醒来，睁开惊异的眼睛：不敢相信那日新月异的景象，不敢相信往事正无声的溜走；看见那引堤上不灭的灯火一如明亮的光链，倒映在平静的海面，场区道路两旁的松墙，飘散着暗香的气息。

来这里的参观者不少，因此惊叹和感慨也就很多。可惜相当多的人没能见过那真实的旧往，往事如烟了。存在的真实随着日月的磨蚀而变成了散去的薄雾。但是，当人们明了过去，看清耸立在面前的现代化建筑和设备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仅仅才五年，岁月载着我们实在是已经穿越了漫长的世纪。

我们穿越世纪，穿越荒芜和杂草，也穿越了水塘和海滩，在穿越中会满怀依恋和思念，但终是有了更加美丽的现实和存在，它将证明我们和往事，证明我们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这样坚信着，大步向前飞去。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

父亲的希望

· 张爱民

能上大学，是父亲对我的希望。

1984年，他患癌症，卧床不起，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可是，他仍然对我充满着希望。

当我考上大学和他离别的时刻，他是那样的兴奋，而我却是那样的痛苦，“去吧，孩子，我盼望你学业精进，满载而归。我的病不是要死的病，你不要惦念我！”这就是父亲给我的临别赠言，也是父亲对我的最大希望。

我真后悔，我不该在他应享受晚年欢乐的时候离开他，更不该在他病入膏肓的时刻离开他，我泪水满襟，辗转难眠，脑海翻腾：

我清楚地记得，1961年4月，已经是春天，但天气还是那样灰暗、那样寒冷，国家在遭受困难，我家也面临不幸，母亲因生弟弟做下毛病，加上营养不良瘫痪了。妹妹刚上一年级要人接送，父亲在厂里忙个不停，回家很晚，做饭、接妹妹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我第一次体会到人世间不都是欢乐美好和幸福，也有困难、痛苦和烦恼。傍晚，我照例用菜叶和白薯面做面糊粥，我饿极了，用勺子撇着上面的稠面糊喝。这时，父亲突然站在我的身旁，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这是在偷嘴啊！父亲盯着我，眼里浸起泪花，他突然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孩子，喝吧，喝吧！你的身体比爸爸的重要！”吃饭了，父亲又把稠面糊一古脑儿地倒在我 and 妹妹的碗里，自己却喝着稀菜汤。晚上，我躺在被窝里，想起吃饭的事情来，难道爸爸的身体不重要吗？他支撑着全家的生活啊！难道妈妈的身体不重要吗？她正闹着病啊！……我哭了，我恨我自己不懂事。父亲一面给我盖着被子，一面安慰我：“不要哭，一切还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说着又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起那孙康映雪，车胤囊萤的故事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分成两派、工厂分成两

派，甚至家庭也分成两派。到处是批判的怒吼，到处是争论的叱咤，到处是文攻武卫。父亲见我不时地进出家门，来无影去无踪，往日的学习气氛全部烟消云散，焦虑万分。一天晚上，父亲叫住我：“你又干什么去？”我去街里，看造反派和老保子进行理论决战，说不定会干起来呢！”父亲深情地说：“现在学校停课，损失已经够大的了，你在家看看书，练练字也可以呀！总之是得学点东西呀！”我说：“江山都要保不住，学习还有什么用？”说着就闯出家门，我仿佛听到父亲在哀叹：天呐，这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多少年了，父亲那慈祥的面孔，那深情的目光，那亲切的希望，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不能忘怀，那希望就象江河，虽然迂回曲折，却永不间断，直奔大海。无论是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是在风雪严寒的黑夜，无论是在生活困苦的时期，还是在动乱的年代，都是那样的美好，那样深沉，那样坚定！

父亲病重期间，我考上了河北师大大专班，这是正式的大学啊！我风驰电掣般地跑回家，把喜讯告诉父亲。父亲躺在床上，抖抖地接过录取通知书，左看右看，一句话也不说，一颗颗泪珠却从眼角掉下来，他还说什么呢？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多么浩大的代价才换来这希望的第一步，然而，这是多么艰难的一步啊！那晶莹的泪珠啊，你饱含着辛酸，你饱含着甜美，你映出了天下父母情！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回忆终使我进入了昏昏的幻境：我腾云架雾，从学校毕业飞回了家乡，拥抱着沸腾的码头，父亲满意地笑了，笑得那样甜，那样美。

父亲终于没有战胜病魔，走了，可是，他的希望变成了现实。我想，再把这现实变成对他孙子新的希望，那将是对父亲的最好的告慰。

太平湾的早晨

• 孙忠华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秦皇岛港。住的地方，凭窗就可眺望太平湾。

那是一片伸进港区的海湾。东面是铁路调车场；南面是水泥预制厂；西面隔着公路是八、九号码头，北面隔着四股铁道便是我住的宿舍。海湾西边有一条不大的水沟和渤海湾相通，湾内的水自然也就随海潮常涨常落了。

一天早晨，我散步来到湾边。我蹬着岸边的荒草，像儿时一样，捕捉着蹦出来的小蚂蚱。看看湾的东边，水是灰色的。看上去是从浴池流入湾内的污水。那污水还冒着热气，和薄雾搅和在一起，在空气中散发着腥味。湾的南岸，看得见倾倒的一堆堆的黑乎乎的垃圾。湾的西边，有人在垂钓，大概是想借潮水的起落，钓上几条随波逐流的鱼儿，可我总没见钓上来。

我晨游的兴致淹没在太平湾的黑色污染里，心，随着潮水的起落而淹没。

听说港口货场不足，我想，利用这块天然宝地，填海造地，既扩大了货场，又根治了污染，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这可是不小的工程啊！

一九八四年春天。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我打开宿舍的窗户，春风扑面而来，汽车的马达声如雷贯耳，其中夹杂着骡叫马嘶。初春的晨风不免带有寒意，而太平湾畔却热火朝天，热闹异常。一辆辆满载砂土的卡车、马车来往穿梭，络绎不绝。满车来，卸下车

车砂土，驱赶着太平湾的海水往渤海湾流去；空车去，载着移山填海的豪情满怀。一条巨大的粗管道，从八、九号港池婉转而来，管口喷吐着急泄而出的海底黄沙。一夜之间，太平湾变小了。

一九八七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又信步在太平湾畔，这仅仅只是我想象中的湾畔了。真正的湾畔在哪，我已无法分辨了。平整的水泥货场，堆着生铁、化肥、粮食；纵横交错的混凝土公路上汽车来回奔驰；从东向西，贯穿太平湾的三条铁路，停靠着正在卸货的列车；北面的新建调车场，一列满载粮食的列车，正在徐徐启动；宽大的库房，象列队的士兵威武雄壮。整个太平湾呈现着港口装卸生产的繁忙景象。

再也看不见垂钓的闲者。再也看不见灰色的污水，再也看不见黑色的垃圾。

如今，在太平湾宽敞的库房里，散化肥灌包生产线正源源不断地把包包化肥装车。在太平湾的东面，原来的灰色水面上，一座通往港区，连接市中心和东山、海滨浴场的立交桥，已经很具规模了，说是今年年底要通车呢。

我爱人一九八二年来探亲时，曾和我一起在宿舍的窗前，欣赏过太平湾的景象。和我一起叹息不已。一九八七年，她调来了秦皇岛。再也找不着原来的太平湾。爱人不无感慨地说：“短短几年，秦皇岛港的变化可真大啊！”

渤海湾的一颗明珠

张利民

国庆前夕，我们来到了渤海湾的明珠——秦皇岛港。登上港口办公大楼的楼顶，美丽的港口风光尽收眼底，港口东边是万里长城的起点老龙头，西边是著名的避暑圣地北戴河，整个港区逶迤数十里。码头上—台台门吊挥动长臂，把成吨成包的钢铁、矿石、化肥和粮食—钩接—钩地吊起吊落。

看着这码头上—片繁忙景象，我们想起，—八六—年，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八九八年清政府开辟为通商口岸，到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港口只有七—个小泊位，年吞吐量不过八十—多万吨。而今，全港拥有煤炭、原油、杂货等生产泊位十八个，各种装卸机械四百多台，铁路线全长—百六十多公里，自备牵引机车三十台。港口的通过能力达到6000多万吨，1988年港口吞吐量达到5812万吨，实现利润2.2亿元，港口吞吐量平均每年递增500万吨，利润平均每年递增3000万元。吞吐量、实现利税居全国港口第二位，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经济效益显著。—九八七年获部级质量管理奖，—九八八年跨入国家—级企业。

这日新月—的变化，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的结果。九号码头从—九六九年起，就曾经进行三次技术改造。第—次改造初步实现了煤炭装卸的机械化；第二次改造提高了单船装煤效率；第三次改造使煤炭装卸实现了系列化。三次改造使它的年吞吐量达到九百二十九万六千多吨。八号码头经过两次技术改造，也建成了一条联动生产流水作业线。

我们来到杂货码头，十台高大的门吊正在装卸圆木和化肥、小麦。这个码头是—九七五年建成的，能同时停靠三艘两万吨级以上的货轮，可以装卸上千种杂货，从—九八四年开始，集装箱运输已经开始，国内首次向外出售活羊也是从这里装船运出的。向西望去，已建成投产的丙丁码头四个泊位—派繁

忙景象。

我们乘船从杂货码头驶向新煤码头，第—眼看到的—就是那高大的装船机把煤流送进船舱。这个码头是分两期建成的，共有四个深水泊位，能停靠五万吨级和两万吨级巨轮，年吞吐量可达三千万吨。

走下码头，我们来到了中央控制室，值班调度向我们介绍说：—期工程中央控制室采用了国内比较先进的电视监视、高效显示屏、模拟盘、无线电话指挥等生产指挥形式，翻车机、堆料机、取料机、皮带机、装船机等组成流水作业线。二期工程引进了世界上的比较先进的电脑控制、电子计算机等设备，三个工业电视可分别观察翻车区、码头装船和堆场机械作业等情况，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煤炭装卸码头。

站在新煤码头向东眺望，那海中的长堤是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座现代化油码头，它是—九七三年建成投产的，现有三个两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原油的年吞吐量达到—千五百万吨。

从新煤区我们又驱车前往港口建设指挥部，观察了港口建设规划模型，那壮观的秦皇岛港建设规划，使我们激动不—已。年吞吐量三千万吨有三个两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新煤码头三期工程将于十月底通过部级验收，年底通过国家验收。加上在建，续建的杂货、集装箱、危险品等泊位，到二〇〇〇年，秦皇岛港将拥有四十个泊位，岸线总长十五公里，年吞吐量达到—亿多吨。

从建港指挥部出来，已是满天星斗了，海天相接，灯火辉煌，迷人的海港之夜使我们流连忘返，不禁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诗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煤 三 期 码 头 巡 礼

• 彭先根

1989年1月10日上午10点，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建设工程——秦煤三期码头取装线重载试车成功！消息传开，秦皇岛港人是多么激动，多么骄傲、自豪，多么振奋、自信！这项目前港口通过能力最大、设备最先进、技术最复杂的重点工程，投资6.4亿元，历时四年多，实现了重载试运转，标志着秦皇岛港的发展又登上了新的高峰。这是港口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啊。高兴吧，大同煤的开采者，秦煤三期码头将为你解除“运煤难”的忧虑；高兴吧，华东、华中、华南的用煤大户，秦煤三期工程能使你们免受为煤四处奔波之苦；高兴吧，外贸工作者，大量的外汇将从秦煤三期码头流到你们手里，用在现代化的刀刃上……

乍暖还寒时，我们一行两人驱车前往煤三期工地了解情况。车行至油港东侧，同行的办公室副主任王建洲同志指着前面一群建筑兴奋地告诉我：“那就是煤三期码头”。我循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好家伙，那绵延的皮带输送机，犹如一条睡熟了的巨龙，静静地环卧在偌大的煤三期工地，“龙头”伸进海面近一公里，向着偎在它身边的巨轮，吐射着乌金。防波堤外，从远方奔涌而来的巨浪呼啸着冲向堤坝，随之溅起一团团白色的浪花，船的上方，高傲地飞翔着几只海鸥……这壮观的景象，这神奇的构思，这巧夺天工的技艺，不由你不流连忘返。

沿着码头，我们信步而游。踏上码头，海风拂来，颇有几分寒意，走哦走哦，寒意悄然逝去。一股欣喜激动之情在我心头涌动起来：港口建设者真了不起，竟在海上筑起了一条长达两华里宽二十米的码头，如果精卫和愚公尚有在天之灵，也一定会仰慕不已！来到码头的尽头，仿佛走进了天海间处，极目远眺，无边无际的蔚蓝晕出一层层春色，在阳光照耀下，无始无终的风鼓起一带带珠光。两

艘巨轮缓缓驶来，几只海鸥在我们头上，不时俯冲向海面。

码头上挺立着三台机器，硕长而粗壮的臂膀迅疾地运动着，那阔大的“嘴”，倾吐着乌金。王主任说，那是装船机，每台每小时装煤六千吨。我心里默默地计算着，每小时六千吨，相当于旧中国七千五百个工人一天的装船量，真是奇迹！我正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王主任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侃侃而谈，煤三期码头的装卸设备，是通过国际公开招标，由西德PWH公司总承包的。但是，正当工程进入设备安装调试的关键时刻，这家总公司突然宣告破产，随之单方终止合同，撤走现场专家，同时该公司的国外合作伙伴也采取不合作态度，拉起架子等着看中国人的笑话，而在招标角逐中败下阵来的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十几个国家，更是“损”出了水平：纷纷要求重新签订合同，但工程价格高得惊人，并且无耻讹诈，摆出咄咄逼人之势，好象不和他们签订合同，煤三期工程设备就会变成一堆“高级”废铁。但是，他们错了，时隔仅仅一年的今天，经过我港工程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煤三期码头已能自如运转，试行投产。

从码头下来，我们站在翻车机房外的廊道上，整个煤三期工程场景尽收眼底。一千三百多亩地中，除卧睡的皮带机外，尤为显眼的是那桔红色的高高的堆、取料机。堆取料机耸立的堆场，可存煤一百五十万吨，如果装上火车，那满载的车皮，能从秦皇岛一路儿摆到北京！

走进翻车机房，我不禁为之一震：占地近三万平米的机房内，两个直径十多米的端环一半兀立地上，一半掩立地下，往下一看，不由得一阵眩目。一列车皮驰进来，满车的煤，倾刻倒入廊道，随着

下转3页

海 港 日 出

·画 之

夜色正浓，晨曦便悄悄地撩开蓝黑色帷幕，大自然无声无息无形无影地挥起了丹青彩笔，泼染着广阔无垠的画卷。

眺望那云水相依孕育着瞬息万幻的东方天际——一述述朦朦，缥缥缈缈，茫茫漫漫。是蒸腾的云雾？是翻滚的尘烟？是挥舞的旌旗？还是若隐若现的航船？

都说天水一线相连，一时间却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忽然在浩瀚的海天尽头泛起了一抹鱼肚白光。阵阵晨风吹过，眨眼间雾消云散的天际下，迸发出耀眼的金光，万缕霞光透映过橙色的卷云和彩色的霰云，洒射向万顷海面，远天铺来的一片粼粼波光戏弄着两旁翠蓝色的喧腾的浪涛，波涛掩不住摆不脱那耀眼的银光，涛头无奈地拍打着岸边的礁岩，几只追赶早潮的白鸥忽而戏水逐浪，忽而咕叫一声展翅飞向蓝天。

又一会，那如血的霞光染红了半面海天，象沸腾的钢水，象熊熊的火山。看那！在东方水平线上，一轮红日正喷薄地跳出了海面。

日出追逐着黎明，驱散人世间的阴霾，使大地、海天、远山和港湾格外清新透晰。远望东港海面，条条巨大的输油管道和自动化煤炭运输线如乌龙般横卧在海边引颈海面戏波。习习轻风飘送来阵阵晨曲，这是从码头里传来的机器轰鸣，输送乌金的机车奏起的欢快的打击器声，进出港口巨轮也时而以粗犷的笛声应和。串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载着欢声笑语的喧闹，也和谐地融逝在港湾深处的彩霞里。于是，海港苏醒了，沸腾了，条条巨龙在波光闪动的海面上似乎昂头摆尾起来……呵，我的眼睛被旭日灼痛了，流出了泪水，在泪光中，我的思绪随着海港腾飞了，穿行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挂 勾 员 的 心

郑玉刚

有人说我精，当初当挂钩员是为了能进港务局是的，我是为了进港务局，有谁不想自己置身于一个兴旺而充满生机的企业呢？也有人说我是傻，错过那么多次机会，非当这么多年的挂钩员，是的，我是让出了多次调换工作的好机会，然而，又有谁不想在自己所热爱的岗位上去拼搏、进取呢？我选择了挂钩员这种又苦又累的职业，但我不后悔。

我知道，有很多人看不起我们挂钩员，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总是穿着破旧的工作服，腰里插着两支红绿色的“令旗”，白天黑夜，酷暑寒冬，一会儿车上、一会车下、一会儿风里一会雨里。我也承认，我们挂钩员车上车下，风里雨里，工作实在是很辛苦、很劳累。但朋友，你可清楚，我们秦皇岛港是我国最大的能源输出港，担负着华东地区电网的煤炭运输任务，我们的工作是多么光荣，又是多么的艰巨啊！朋友，你又想过没有，有哪一列车不是在我们手中的“令旗”的指挥下，从铁路到港口，从堆场

到码头，接过来又传过去，那一列列、一车车的煤炭里都流过我们挂钩员的辛勤汗水。当你看到那些黑色的金子不仅载着煤矿工人的汗水，也带着我们码头工人的情谊，推波斩浪，来到了它的发光、发热的地方，当你知道千家的灯亮了，万户的屋暖了，千万人的心笑了，当你想到那光里有我们码头工人一束，那热里有我的码头工人一卡，那笑里有一份对我们码头工人的赞叹的时候，朋友，难道你不为我们是码头工人而感到荣耀吗？假如没有我们这些风里雨里的挂钩员，我局的生产、华东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千家万户的光明与温暖又将从何谈起？

朋友，我要郑重地告诉你，酷暑寒冬里流下的是我的挂钩员的汗水，车上车下留下的是我们的挂钩员的身影，为了我局的生产，为了千百万人的光明与温暖，就是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爱我的港口，更爱我的岗位，我的劳动价值让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码头月夜

王晖

中秋晚上，吃过月饼，星星已经闪烁在天空。晚风携着清凉，轻轻地、慢慢地拉开了恬静的夜幕。为赏月看夜景，我走出家来。

天空一轮满月斜挂，皎洁如玉。有寥寥几颗星星在闪烁，象是不肯寂寞，在与人们说着悄悄话。静谧的苍穹点缀着幽蓝，显得更加广阔无垠、深邃高远。夜色很静很美，白昼的喧嚣全已远去了。千家欢乐，万家灯火，庭院口街道旁，座满了赏月、乘凉的人们。当溶溶月色弥漫开来时，我走到了丙丁杂货码头。

码头上，人影绰绰、灯火通明、金碧辉煌夜色阑珊，一个五彩斑斓、热闹非凡的世界！装卸工人正在紧张、繁忙且有条不紊的装卸货物，站在指挥台上的指挥工，手里拿着小旗口里吹着笛子，从容、沉着地指挥着，各种运输车辆来来往往，高大的门吊正挥动着巨臂把沉重的货物从货轮中抓起。汽笛声马达轰鸣声、门吊的孔叫声、装卸工的号子声及远处火车头的引擎声交汇在一起，似一曲和谐欢快的交响乐！如果天空中没有月亮和星星，我会相信这是热火朝天的白昼！在这中秋之夜，看到这样动人的劳动场景实出我的意料，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秦港精神”！

此时，海面倒显得很幽静、很柔和，水面上浮光跃金，信号灯、航标灯与月光交互辉映；恰是银河落入水中。海水轻柔地拍打着岸边和船身，发出“哗……哗……”声响

一艘艘靠港停泊的船在海水的摇晃、爱抚下似将要睡去的婴儿。

噢！富有诗意、富有情趣的码头月夜！

我站在码头迎着细微的海风，呼吸着浓重的潮气，似乎觉得有些凉意，但是，周身的热血却在沸腾，工人的作业场面深深地吸引、感动了我，我久久不愿离去。

夜深了，月挂中天，银辉泻地。我决意马上回去，记下这激动人心、令人难忘的月夜。忽然一个声音闯进我的耳畔“天上的月儿圆又圆，天上的星星亮晶晶”我听了，精神为之一振，欣然加快脚步，猛一抬头，一座门吊的巨臂正把那皎皎的满月拱起！“天上的月儿圆又圆，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难忘，这码头月夜！

· 散文 ·

泰山啊泰山

张英

六月间，我曾去上海出差。返秦的归途中，当列车驶进齐鲁大地，我正要昏昏欲睡忽听有人喊：“泰山！泰山！”我陡然振作了起来，下意识地用手搓了搓脸，向车窗外望去。

不远处，只见一座黛绿色的大山，高耸云天，绵延起伏，被缕缕白云缠绕着。那山好似一尊肃穆老人，静静地坐着，鹤发银丝在她的头顶飘动，并时而梳理于胸前，此时刚刚下过的小雨，她显得异常清秀神奇。啊这就是五岳之尊——泰山！

列车向北飞奔，泰山更清晰了。望着她